

後漢書

二十四



列傳第五十六

范晔

後漢書

唐音平懷太子賢注

陳蕃

王允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祖河東太守蕃年十五嘗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竒之初仕郡舉孝廉除郎中遭母憂弃官行喪服闋刺史周景辟別駕從事續漢志曰別駕從事校尉行部奉引摠錄眾事以諫爭不合投傳而去沒奔也傳謂符也音丁總反後公府辟舉方正

皆不就太尉李固表薦徵拜議郎再遷為樂安太守

守

續漢志曰樂安本名千乘和帝更名也

時李膺為青州刺史名有威

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獨以清績留郡人周璆

高絜之士

璆音仇

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

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縣之璆字孟玉臨

濟人有美名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塋隧

塋隧今入墓道也杜

頭注左傳云掘地通路曰隧

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

州郡數禮請之郡內以薦蕃蕃與相見問及妻子

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

俯就不肖企及

禮記曰三年之喪可復父母之恩也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

且祭亦不

欲數以其易黷故也

黷媒也禮記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

況乃寢宿冢

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眾誣汙鬼神乎遂致其罪

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時遣書詣蕃有所請託

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欲殺之坐左轉脩武令

稍遷拜尚書時零陵桂陽山賊為害公卿議遣討

之又詔下州郡一切皆得舉孝廉茂才蕃上疏駁

之曰昔高祖創業萬邦息肩撫養百姓同之赤子

尚書曰若保赤子唯入其康乂今二郡之民亦陛下赤子也致令赤

子為害豈非所在貪虐使其然乎宜嚴勅三府隱

覈牧守令長其有在政失和侵暴百姓者即便舉

奏更選清賢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情在愛惠者

可不勞王師而羣賊弭息矣又三署郎吏二千餘

人三府掾屬過限未除但當擇善而授之簡惡而

去之豈煩一切之詔以長請屬之路乎以此忤左

右故出為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士民亦畏

其高蕃喪妻鄉人畢至唯許子將不往徵為尚書令送者

不出郭門遷大鴻臚會白馬令李雲抗疏諫拒帝

怒當伏重誅蕃上書救雲坐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

數日遷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乃上疏

諫曰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為有事人君若容

悅是為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  
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

上國上象四七謂二十八宿各主諸侯之分高祖之約非功

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

爵尚書令黃雋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

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

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稼

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

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飢寒

不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

貲計貲量鄙諺言盜不過五女明以女貧家也今

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帝

紀曰紂作傾宮多采美女以充之武楚女悲而西宮炎公

王伐殷乃歸傾宮之女於諸侯也且聚而不御必

生憂悲之感以致并隔水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姦

違官以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

有缺而令天下之論皆謂獄由怨起爵以賄成夫

不有臭穢則蒼蠅不飛陛下宜採求失得擇從忠

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尺一謂板長尺一使褒責誅

賞各有歸豈不幸甚帝頗納其言為出宮女五

百餘人但賜雋爵關內侯而萬世南鄉侯延熹六

年車駕幸廣城校獵廣城苑在今廣城縣西也蕃上疏諫曰臣

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

助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為肆縱故臯陶戒舜

無放逸遊尚書夏官辨謨曰無教逸欲有邦周公戒成王無槃于遊田

尚書無逸虞舜成王猶有此戒况德不及二王者

乎夫安平之時尚且有節况當今之世有三空之

危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

戢四方離赦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

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

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

非賢聖恤民之意也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

晏子為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頓眉之

感景公為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

父為誦祈招之詩以止其心誠惡逸遊之害人也

祭公祭國公為周卿士謀父名也祈招逸詩也左傳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其詩曰祈招之愆愆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王式如金刑人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書奏不納自蕃

為光祿勳與五官中郎將黃琬共典選舉不偏權

富而為執家郎所譖訖坐免歸頃之徵為尚書僕

射轉太中大夫八年代楊秉為太尉蕃讓而不應

不忘率由舊章詩大雅也言成王今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典文章謂周公之禮法也臣不如

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聰明

亮達文武兼姿臣不如弛刑徒李膺帝不許中常

侍蘇康管霸等復被任用遂排陷忠良共相阿媚

大司農劉祐廷尉馮緄音古本反河南尹李膺皆以忤

旨為之抵罪蕃因朝會固理膺等請加原宥升之

爵任言及反覆誠辭懇切帝不聽因流涕而起時

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秉執犯

法二郡太守劉瓚成瑁考案其罪雖經赦令而並

竟考殺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瓚瑁罪當弃

四六十二 後漢傳五十六 五至大元年刑補

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

相黃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貶鉗輸作左

校蕃與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諫請瓚瑁超浮等

帝不悅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

曰臣聞齊桓修霸務為內政國語曰桓公問管仲曰安國可乎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

修甲兵大國亦如之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可以隱令春秋

於魯小惡必書公羊傳莊公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郕議其與讎

惡必書也宜先自整勅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

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

憂左右日親忠言以疎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

超從列侯繼承天位

言桓帝以蠡吾侯即位

小家畜產百萬之

資子孫尚恥愧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

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

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

五侯謂胤讓淑忠戰五人與異同時

誅事見

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異當小平

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卜黃

門趙津大猾張紀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

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

當誅移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悄悄

說文曰悄悄志忿

而小人道長營惑聖聽遂使天威爲之發

後漢傳

卷一百一十一

六

在帝二年刊

和

怒如加刑適已爲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刀乎又

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

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

赦怒覽之從橫沒財已幸宜犯覺迫死有餘辜昔

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

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

文帝時太中大夫鄧通愛幸居上亭有急嫚禮丞相

申屠嘉入朝因見之爲檄召通通至嘉曰通小臣戲殿上不敬當斬

通頓首首盡出血文帝使使召通而謝丞相曰吾弄臣君釋之也湖陽公主嘗頭白日殺人匿主家吏追不得公主出宣駐車叩馬以刀畫地數主主言於帝帝賜宣錢三十萬訖見董宣傳

未聞

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賢惡傷黨類妄相

交搆致此刑譴聞且是言當復曉新陛下深宜割



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

五日壹朝

宣帝五日一聽事官丞相已下各敷奏其言

簡練清高片黜佞邪

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陛下

雖厭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強敢以死陳帝得

奏慙怒竟無所納朝廷衆庶莫不怨之宦官由此

疾蕃彌其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譴卻長吏已下多

至抵罪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瓊字文理高唐人

高唐縣名今博州縣也

瓊字幼平陝人並有經術稱處位敢直

言多所搏擊知名當時皆死於獄中九年李膺等

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極諫曰臣聞賢明之

五十一

大德九年刊

和

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

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

由此言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

關龍逢桀臣王子比干紂諸父二人並諫悉皆誅死

惡者也

前書曰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

伏見前司隸校尉李

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

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社

塞天下之口龍耳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阮儒何以

為異

秦始皇時丞相李斯上言曰天下已定百姓力農今諸生好古惑亂黔首臣請史官非秦記及天下敢有藏詩書百

家語者悉燒之事見史記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曰秦既焚書患

苦天下不從所改更而諸生到者拜為郎前後七百人乃密令種

瓜於驪山阮谷中溫熱瓜實詔博士說之人人不同乃令就視為

伏機諸生賢儒計至焉方相難不使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

之終乃無聲今新豐縣温湯処號愍儒鄉湯西有馬谷西岸有阮占老相傳以為表阮儒處也

表閭封墓史記武王克殷命畢公表商容之間闕天封比干之墓也今陛下臨政先誅

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

詩小雅曰巧言如簧顏之厚矣簧笙簧也言讒人之口以喻笙簧也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

夫吉凶之効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

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達聖法

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

鬣無罪於獄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

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

也勃焉說苑曰禹見罪人下車泣而問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故使殺為君王何為痛之至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

之心為心今寡人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是以痛之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左傳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

杜預注曰勃盛也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

足廣雅曰茹食也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紉外戚私

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論語孔子之言也昔

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

弃也春秋感精符曰魯哀公政亂絕無日食天不禮告也天之於漢恨恨無已

猶眷眷也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修德

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

如蒙採錄使身百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穀梁傳曰

公會齊侯于頰谷齊人使優施舞於魯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自足異門而出也帝諱其

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永康元年帝

崩實后臨朝詔曰夫民生樹君使司牧之必須良

佐以固王業前書谷永曰臣聞天生蒸人不能相持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故也前太尉陳

蕃忠清直亮其以蕃為太傅錄尚書事時新遭

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權官託病不朝蕃以

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言人主雖亡法度尚在當行之與不亡時同故

曰如存前書爰盎曰主在與在主亡與亡也今帝祚未立政事日感諸君柰

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詩國風曰誰謂荼苦其甘如飴周頌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

蓼於義不足焉得仁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靈

帝即位實太后復優詔蕃曰蓋髮功以勸善表義

以厲俗無德不報大雅所歎詩大雅曰無言不絲無德不報太傅陳

蕃輔弼先帝出內累年內音納尚書曰出納朕命也忠孝之美德

冠本朝寒慄之操華首彌固齊宣王對問丘甲曰夫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見新序

今封蕃高陽鄉侯食邑二百戶蕃上疏讓曰使者

即臣廬授高陽鄉侯印綬也即就臣誠悼心不知所

裁臣聞讓身之文德之昭也然不敢盜以為名竊

惟割地之封功德是為臣孰自思省前後歷職無

它異能合亦食祿不合亦食祿臣雖無素絜之行

竊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論語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

道得之不處也若受爵不讓掩面就之詩小雅曰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注云爵祿不

以相讓故怨使皇天振怒災流下民於臣之身亦何

禍及之也論語孔子曰及其

所寄顧惟陛下哀臣朽老戒之在得老也血氣既衰戒

之在修任竇太后不許蕃復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

受封初桓帝欲立所幸田貴人為皇后蕃以田氏

卑微竇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乃立竇后及

后臨朝故委用於蕃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

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

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嬈音乃日夕在太后側了反中常

侍曹節王甫等與共交構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

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

志誅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自以既從人望而德

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曰臣聞言不直

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

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

也今京師蹢蹢道路諛譁趙夫人即侯臨覽曹節公乘昕王

甫鄭風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趙嬈也女

尚書宮附從者外進忤逆者中傷前言劉尚上書論王

內官也方今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

恨有誅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並伏

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柰何數月復縱左

右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  
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  
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朝廷聞者莫不震恐蕃因  
與竇武謀之語在武傳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  
等蕃時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  
並拔刃突入承明門壤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  
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蕃相迂  
迂猶遇也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弃天下山陵未  
成竇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  
人作樂飲讌旬月之間貴財億計大臣若此是為

道邪公為棟梁枉撓阿黨復焉求賊遂令收蕃蕃

拔劍叱甫甫兵不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十重遂執

蕃送黃門北寺獄黃門從官騶騶騎士也蹋跋蕃曰死

老魅復能損我曹負數奪我曹稟假不即日害之

徙其家屬於比景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蕃

友人陳留朱震時為鉅令鉅縣屬沛郡聞而弃官哭之

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

桎梏震受考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黃巾賊起

人赦黨人乃追還逸官至魯相震字伯厚初為州

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臧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

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譴超超詣獄謝三府諺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論曰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感能樹立風聲抗論

昏俗而驅馳嶮院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班固曰相與提衡音義云衡平也言二人齊也前

繫情志遠埃霧也也遠避愍夫世之以離俗為高

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遐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

以仁心為己任雖道遠而彌厲論語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

遠及遭際會易協策實武自謂萬世一遇也慄慄

乎伊望之業矣慄慄有風采之貌也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

以攜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乞之力也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祁今并州縣也世仕州郡為冠蓋

同郡郭林宗常見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

佐才也史記曰田光謂燕太子丹曰臣聞驥壯盛之時一日千里至其老也駑馬先之遂與定交

年十九為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

為一縣巨患允討捕殺之而津兄弟諂事宦官因

緣讞訴桓帝震怒徵太守劉瓚遂下獄死允送喪

還平原終畢三年然後歸家復還仕郡人有路佛

者少無名行而太守王球召以補吏允犯顏固爭

球怒收允欲殺之刺史鄧盛聞而馳傳辟為別駕

從事允由是知名而路佛以之廢弃允少好大節  
有志於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辟  
以司徒高第為待御史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特選  
拜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等為從事上除禁黨討  
擊黃巾別帥大破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  
將朱雋等受降數十萬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賓  
客書疏與黃巾交通允具發其姦以狀聞靈帝責  
怒讓讓叩頭陳謝言不能罪之而讓懷挾忿怨以  
事中允中傷明年遂傳下獄傳逮也會赦還復刺史  
旬日間復以它罪被捕司徒楊賜以允素高不欲

四十五十七

後漢傳陳蕃卷五十一

十三

南

使更楚辱更經也楚苦痛乃遣客謝之曰君以張讓之事

故一月再徵凶慝難量幸為深計深計謂令自死又諸從

事好氣決者共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為

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

死乎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

事朝臣莫不歎息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

賜共上疏請之曰夫內視反聽則忠臣竭誠寬賢

矜能則義士厲節內視自視也反聽自聽也言皆恕已不責於人也是以孝文

納馮唐之說文帝時魏尚為雲中守下吏免馮唐為郎中署長奏言曰臣聞魏尚為雲中守上功首虜老六

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愚以為陛下法太明晉悼宥魏絳之

賞太輕罰太重帝即日敢尚復為雲中太守

罪左傳曰晉悼公之弟揚于肆行於曲與魏絳戮其僕公怒之降曰巨閭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臣懼其死以及揚于肆所洗罪公曰寡人有弟不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十無重寡人之過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允以特選受

命誅逆撫順曾未期月州境澄清方欲列其庸勲

請加爵賞而以奉事不當當肆大戮責輕罰重有

虧衆望臣等備位宰相不敢寢默誠以允宜蒙三

槐之聽以昭忠貞之心周禮朝士職三槐九棘公媯於下聽訟故曰三槐之聽書奏

得以減死論是冬大赦而允獨不在宥三公咸復

爲三日至明年乃得解釋是時官者橫暴睚眦觸

死睚音五懈反眦音士懈反前書曰原涉奸殺睚眦於塵中觸死者甚多允懼不免乃寢易

名姓轉側河內陳留間轉側猶去來也及帝崩乃奔喪京

後漢書陳留卷五十六

師時大將軍何進欲誅宦官召允與謀事請爲從

事中郎轉河南尹獻帝即位拜太僕再遷守尚書

令初平元年代楊彪爲司徒守尚書令如故及董卓

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秘籍要者

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

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時董卓尚

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於允允矯情屈意每相

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

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焉允見卓禍毒方深集

逆亡兆密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共



誅之乃上護羌校尉璆璣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  
孫瑞為南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為  
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按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  
之允乃引內瑞為僕射璆為尚書二年卓還長安  
錄入關之功封允為溫侯食邑五千戶固讓不受  
士孫瑞說允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董太  
師並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邪老子曰和其光同其  
塵允納其言乃受二千戶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  
允與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霽復結前謀說文曰  
也郭璞曰南陽瑞曰自歲末以來太陽不照霖雨積

後漢書卷五十六 十五

時月犯執法

執法星名史記曰太彗孛仍見晝陰夜陽

霧氣交侵此期應促盡內發者勝幾不可後公其  
圖之允然其言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為內應會卓

入賀呂布因刺殺之語在卓傳

帝時疾命允初議赦

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既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

主耳今若名為惡逆而特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

所以安之之道也呂布又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

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劍客遇之布亦負其

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

惡

稜威稜也

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

力登反

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毋乏溫潤之色杖正  
持重不循權且之計是以羣下不甚附之董卓將  
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涼  
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關東則  
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真為將軍就領其衆因  
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  
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險屯陝  
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  
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  
自守更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並

尚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  
當復為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  
關東因不自安遂合謀為亂攻圍長安城陷呂布  
奔走布駐馬青瑣門外

前書音義曰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

招允曰公

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  
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

朝廷謂天子也

臨難

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

以國家為念初允以同郡宋翼為左馮翊王宏為  
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傕等欲  
即殺允懼二郡為患乃先徵翼宏遣使謂翼

曰郭記李權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  
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雷共曰雖禍福難量然主命  
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在於董卓況其黨與  
平若舉兵共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為  
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  
催乃收元及翼宏并殺之允時年五十六長子侍  
中蓋次子景定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害唯元子  
晨凌得脫歸鄉里天子感慟百姓喪氣莫敢收允  
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趙戩弃官營喪職音王宏字  
長文少有氣力不拘細行初為弘曲辰太守考案郡  
中有事官官買爵位者雖位至二千石皆掠考收  
捕遂殺數十人威動鄰界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  
隙及宏下獄种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謂曰語罵也音  
宋翼賢處而不定議大計賢者言賤胡种樂人之禍禍  
將及之种後眠輒見宏以杖擊之因發病數日死  
後遷都於許帝思允忠節使改殯葬之遣虎賁中  
郎刺奉策賜祭賜東園祕器贈以木官印綬送還  
本郡封其孫黑為安樂亭侯食邑三百戶士孫瑞  
字君策扶風人頗有才謀瑞以允自專討董卓之  
勞故歸功不候所以權免於難後為國三老光祿

右漢傳五十六

大德九年刊

十一

通

大夫每三公缺楊彪皇甫嵩皆讓位於瑞興平  
二年從駕東歸為亂兵所殺趙戩字叔茂長陵人性  
質正多謀初平中為尚書典選舉董卓數欲有所  
私授戩輒堅拒不聽言色強厲卓怒召將殺之眾  
人悚慄而戩辭貌自若卓悔謝釋之長安之亂各  
於荆州劉表厚禮焉及曹操平荆州乃辟之執戩  
手曰恨相見晚卒相國鍾繇長史鍾繇字元常魏  
太祖時為相國  
論曰士雖以正立亦以謀濟若王允之推董卓而  
引其權伺其間而敝其罪當此之時天下懸解矣  
莊子曰斯所謂帝之  
懸解懸解喻安泰也而終不以猜忤為釁者知其本

後漢傳五十六

十八

大德九年刊

於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為失正分權不為苟冒  
伺間不為狙詐及其謀濟意從則歸成於正也

贊曰陳蕃無室志清天綱人謀雖緝幽運未當緝  
合

也易下繫曰人謀鬼謀言蕃  
設謀雖合而冥運未符也言觀殄瘁曷非云亡殄盡也  
瘁病也

言國將殄瘁豈不由賢人云亡乎  
詩大雅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也子師圖難晦心傾節謂  
矯

性屈意  
於董卓功全元醜身殘餘孽時有隆夷事亦工

拙誅卓為工被  
殺為拙也

後漢書列傳陳蕃王卷第五十六

列傳第五十七

黨鑑

范曄

後漢書六

唐章懷太子賢注



劉淑

李膺

杜密

劉祐

魏朗

夏馥

宗慈

王康

范滂

王康

蔡邕

羊祜

張儉

李膺

陳翔

孔是

范康

范滂

劉儒

賈逵

何顯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染之塗墨也墨子見染絲者以水而染之其色隨水而變也

國殘身死夫刻意則行不遠矣

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

其道一也

陶謂陶治以成之管子曰夫法之制人猶陶之於埴行之於金也埴音植

叔末澆訛王

道陵缺

叔末猶季末也謂當春秋之時

而猶假仁以效已憑義以濟

功舉中於理則強梁褫氣片言違正則斯臺解情

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

禮儀制此音直紙反斯臺賤人

君處北海實一遠南溟非是也

也何故管仲對曰兩首也

對曰首之不

氣也又晉曰

且辭曰

無二去之制

焉今吾即位

既衰狙詐

以建勝焉

萬金關一說

金百

記及職

史記曰楚惠

楚執注書

要能鈞利

秦曰贏攝

而景從也

自是愛

其敝不能反

禮簡闊緒

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

四豪謂信陵君魏公子無

忌平原君趙勝

輕死重氣怨惠必

文前書班固曰

讎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使之方成其俗矣

曰相與信為任

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

謂權行州域力

折公侯者也

經協術所在雲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尚伐異

之說宇文之徒盛於時矣武帝詔求賢良於是公孫弘

儒於石渠閣講論六藝召五經名儒一子大傳諸望之皆大日天言

中平公羊叔梁同異同已者下不之異已者攻伐之劉啟書曰行

同門如道真至王莽專偽終於篡國志義之派恥見纓

紉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不言之子方鄭致將計

之類立無居不應莽召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龍去

就之節重於時謂蓬蒿不充周遠桓靈之間主荒政

繆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

士積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

執政焯直之風於斯行矣焯俱也音夫上好則下必

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禮記曰下之事上也

下必有其甚矣矯正也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

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帝為蠶蠹吾侯受學於甘

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

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

師獲印周仲進一家賓客互相譏揣初委遂各樹

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黑人之議自

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

成瑨亦委功曹岑暉音二郡人為謠曰汝南太守

范滂南陽宗資主畫諾兩陽太守岑公孝弘興

後漢傳五十一

三

成瑨但坐嘯謝承書曰成瑨少脩仁義篤學以清名見舉孝廉拜郎中遷南陽太守郡舊多豪強中官黃門

嚮牙境界瑨下車振威嚴以檢攝之是時桓帝乳母中官貴人外親張子禁恃貴執不畏法網功曹岑暉勸度捕子禁付宛獄

殺之桓帝徵瑨下獄死宗資字叔都南陽安衆人也家代為漢將相名臣祖父均自有傳資少在京師學孟氏易歐陽尚書舉孝廉

拜議郎補御史中丞汝南太守署范滂為功曹委任政事推功於滂不伐其美任善之名聞於海內也因此流言

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

冠猶首也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寢重學中語曰天

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

茂又渤海公族進階公族姓也名進階風俗通曰晉成公

穆子見左氏傳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危言謂不

畏危難而直言也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

彘履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

子殺人李膺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

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

亦頗諱其占成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

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

朝廷疑亂風俗說文曰誹謗也蒼頡篇曰訕非也於是天子震怒班

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

等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

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

諝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為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



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直

廢放邪柱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也標

榜猶相稱揚也與勝同古字通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

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猶古之

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

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

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

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

引人者也張儉岑晷劉表陳翔孔昱苑康檀敷程

超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導引也宗謂所宗仰者

四州後漢書卷五十七劉淑五十六陳九年刊

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毋班秦周蕃嚮王章為八

厨蕃姓也音皮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又張儉鄉人

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言上書告儉與同鄉二

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

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為八俊田林張

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祗宣靖公緒恭為八顧公緒姓也

朱指田槃踈耽薛敷宋布唐龍羸咨宣哀為八及

刻石立墀共為部黨而儉為之魁擗除也於中為墀擗音釋魁大帥也

靈帝詔刊章捕儉等刊削不欲宣露並名誌大長秋

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

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

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

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

歿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為怨隙者因相陷害

睚眦之忿濫入黨中

睚音五懈反廣雅曰睚裂也眦音才賜反前書音義曰瞋目兒也史記曰睚眦

之際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

徙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

書大訟黨人言其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

州檻車收鸞為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

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

爰及五屬

謂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也

光和二年前上祿長和海

上祿

縣屬武都郡今成州縣也

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

服屬踈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

謬經常之法

左氏傳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

祖以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中常侍呂

彊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輕

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其言乃大

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

崩離綱紀文章蕩然矣

詩大雅蕩篇序曰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鄭玄注云蕩蕩法度廢

壞之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

徐廣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乎篇陳蕃嘗武王暢劉表度尚郭林宗別有傳荀昱附祖淑傳張邈附呂布傳胡毋班附袁紹傳王考字文祖東平壽張人冀州刺史秦周字平王陳留平丘人北海相蕃嚮之嘉景魯國人郎中王瑋字伯儀東萊曲城人少府卿曲城縣故城在今萊州掖縣東北也位行並不顯程超山陽太守事在陳蕃傳字文郡縣未詳朱寓沛人與杜密等俱死獄中唯趙典名見而已

劉淑字仲承河間樂成人也祖父稱司隸校尉淑

後漢傳五十七

七六德九年刊

少學明五經遂隱居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百人州郡禮請五府連辟並不就永興二年司徒种嵩舉淑賢良方正辭以疾桓帝聞淑高名切責州郡使輿病詣京師淑不得已而赴洛陽對策為天下第一拜議郎又陳時政得失災異之占事皆效驗再遷尚書納忠建議多所補益又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上疏以為宜罷宦官辭甚切直帝雖不能用亦不罪焉以淑宗室之賢特加敬異每有疑事常密訪問之靈帝即位宦官譖淑與竇武等通謀下獄自殺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也祖父脩安帝時為太

尉漢官儀曰脩字伯游父益趙國相膺性簡亢無所交接高

也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為師友初舉孝廉為司徒

胡廣所辟舉高第再遷青州刺史守令畏威明多

望風弃官復徵再遷漁陽太守尋轉蜀郡太守以

母老乞不之官謝承書曰出補蜀郡太守修庠序設條教明

其政化朝廷奉能轉護烏桓校尉鮮卑數犯塞膺常

蒙矢石每破走之虜甚憚懼謝承書曰膺常率步騎

血進戰遂破寇以公事免官還居綸氏教授常千人

斷首二千級南陽樊陵求為門徒膺謝不受陵

後以阿附官官致位太尉為節者所羞漢官儀曰樊

荀爽嘗就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

李君矣其見慕如此永壽二年鮮卑寇雲中桓帝

聞膺能乃復徵為度遼將軍先是羌虜及䟽勒龜

茲數出攻鈔張掖酒泉雲中諸郡百姓屢被其害

自膺到邊皆望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

自是之後聲振遠域延熹二年徵再遷河南尹時

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減罪狼籍郡舍濶軒

有竒巧乃載之以歸國軒膺表欲按其罪元羣行

賂官豎膺反坐輸作左校初膺與廷尉馮緝大司

布漢傳五十七

八 大德九年刊子致

農劉祐等共同心志糾司姦倖緄祐時亦得罪輸

作司隸校尉應奉上疏理膺等曰昔秦人觀寶於

楚昭奚恤莅以羣賢新序曰秦欲伐楚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昭奚恤問焉對曰此

欲觀君國之得失而圖之寶器在於賢臣遂使恤應之乃為東面

之壇一為南面之壇四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恤曰君客也請

就上位東面子西南面太宰子方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

次之恤曰居西面之壇稱曰客觀楚國之寶器所寶者賢臣也理

百姓實倉廩使人各得其所子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解忿愉之

難交兩國之權使無兵革之憂太宰子方在此守封壇謹境界不

侵鄰國鄰亦不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以當強敵提桓

鼓以動百萬之衆使皆赴湯蹈火刃出萬死不顧同馬子反在

此若懷霸王之餘義備理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惟大國所觀秦

使者瞿然無以對恤遂攝衣而去使反言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

謀也梁惠王瑋其昭乘之珠齊威王荅以四臣瑋猶美也史記

曰魏惠王問齊威王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寡人之國

雖小尚有徑寸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柰何以萬乘之國而無

七十五十六後漢傳五十七大德九年刊九

寶乎威王曰寡人所以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

楚人不敢為寇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堂則趙人不敢東顧於罔

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州於是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者七

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以此為寶將以照

千里豈直十二乘哉魏王惠不憚而去夫忠賢武將國之心旅月竊見左

校弛刑徒前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河南尹李膺

等執法不撓誅舉邪臣肆之以法陸陳衆庶稱宜

昔季孫行父親逆君命逐出莒僕於舜之功二十

之一紀太子僕殺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

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彰於君父矣則其忠信則切

實玉矣其人則盜賊也是以去之舜舉十六相去四凶有大功

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踏未獲一吉人夫今膺等投身疆

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見左傳

御車力致罪陛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譖訴遂令忠

匡同愆元惡自春迄冬未蒙降恕遐邇觀聽為之

歎息夫立政之要記功忘失是以武帝捨安國於

待中景帝時韓安國為梁大夫坐法抵罪後梁內史缺史宣帝

營張敞於亡命張敞為京兆尹坐殺人亡命歸家冀州亂得敞為冀州刺史緄前討蠻

荆均吉甫之功詩小雅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鄭玄注云方叔先與吉甫征伐玁狁今特往伐

有不吐茹之節謂祐奏梁冀弟昱又為司諫校尉權豪畏之也詩曰唯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祐數臨督司

旅未振易稱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象詞也

不虞空言奏乃悉免其刑再遷復拜司隸校尉時張

讓弟朔為野王人之負殘無道云秀乃殺孕婦聞膺厲

威嚴懼罪逃還京師因匿兄讓第舍藏於合柱中

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

即殺之讓訴冤於帝詔膺入殿御親臨軒詰以不

先請使加誅辟之意膺對曰昔晉文公執衛成公

歸于京師春秋是焉公羊傳曰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禮云公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

執憲不從解見張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

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為愆不意

定不定已可知矣何休注云歸之于者決辭也

歸之于者執之乎天子之側者也罪

後漢劉淑五十七

大德九年

呂

獲速疾之罪誠自知學貢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  
剋於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顧謂  
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之自此諸黃  
門常侍皆鞫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宮省帝怪問  
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是時朝廷日亂綱紀  
積阨膺獨持風裁以聲裁音才自高伐反士有被其  
容接者名為登龍門以魚為喻也龍門河水所下之口在  
今涇州龍門縣辛氏三秦記曰河津  
一之龍門以險不通魚鱈之屬莫能上江海及遭黨事當  
考實膺等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考案  
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

解見歌

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

平署猶

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獄名解見

膺等頌引宦官子弟宦官多懼請帝以天時宜赦

於是大赦天下膺免歸鄉里居陽城山中天下士

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以朝廷為及陳蕃

免太尉朝野屬意於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

令屈節以全亂世為書貽曰久廢過庭不聞善誘

陟岵瞻望惟日為歲論語曰鯉趨而過庭子曰學詩乎曰

未也又曰孔子恂恂然善誘人毛詩曰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又曰一日不見如三歲兮爽致敬於膺故以公為喻也知以直道不容於時  
祝山樂水家于陽城道近路夷當即聘問無狀嬰

疾闕於所仰頃聞上帝震怒貶黜鼎臣上帝謂天子

人鬼同謀易下數系曰人謀以為夫子當負觀二五利

見大人易曰天地之道貞如也乾九不謂夷之初且明而

未融夷傷也融明也明夷其利未融其當曰乎以應黜故喻之也

虹蜺揚輝弄和取同春秋考異曰虹蜺出亂惑弄和謂弄

小人同而不和也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易文言曰天地閉賢人

休否謂休廢而否塞智者見險投以遠害見險難故投身以遠害也易

以雖雖價人望肉合私願價之想其欣然不為恨也

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毛萇詩注曰衡任其飛沈

與時抑揚頃之帝崩陳蕃為太傅與大將軍竇

武共秉朝政運謀誅諸宦官故引用天下名士

乃以膺為長樂少府及陳實之敗膺等復廢於張

儉事起收浦鉤黨鄉人謂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

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左傳曰晉侯之弟揚干亂行

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

焉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吾不避難于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

考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時

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為雁門徒而未有錄牒故

不及於譴毅乃慨然曰今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

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膺



子瓚位至東平相謝承書瓚作珪初自操微時瓚異其才將沒謂子宣等曰時將亂矣天下英雄無過曹操張孟卓與吾善素本初汝以親雖爾勿依必歸曹氏諸子從之並免於亂也

杜密字周甫潁川陽城人也為人沈質少有厲俗志為司徒胡廣所辟稍遷代郡太守徵三遷太山太守北海相其官官子弟為令長有姦惡者輒捕案之行春到高密縣見鄭玄為鄉佐知其異器即召署郡職遂遣就學後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今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埽軌

無所干及

執車迹也言絕人事

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

二公卿之舉之者密知昱激已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

同寒蟬此罪人也

寒蟬謂寂默也楚詞曰悲哉涼之為氣也蟬寂漠而無聲

今志義力

行之賢而密達之

一行謂盡力行善也禮記曰如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

違道失節

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服待之彌厚後桓帝徵拜尚書

令遷河南尹轉太僕黨事既起免歸本郡與李膺

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焉

前有李固杜喬故言亦也

以太傅陳蕃輔政復為太僕明年坐黨事被徵

自殺

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也

安國縣故城在今定州義豐縣東南謝承書曰祐宗室胤

緒代有名位少脩操行學嚴氏春秋小戴禮古文尚書仕郡為主簿郡將小子嘗出錢付之令市買果實祐恐以買筆書具與之因白郡將言即君年可入小學而但傲很遠近謂明府無過庭之教請出授書郡將為使子就祐受經五日一試不滿呈限白決罰遂

成學業也

安國後別屬博陵祐初察孝廉補尚書侍

郎閑練故事文札強辨每有奏議應對無滯為僚

類所歸除任城令兗州舉為尤異遷揚州刺史是

時會稽太守梁旻大將軍翼之從弟也祐舉奏

其罪旻坐徵復遷祐河東太守時屬縣令長率多

中官子弟百姓患之祐到黜其權強平理冤結政

四十七十四

居漢傳五十七劉敞

七品大諫九年刊書

為三河表

三河謂河東河內河南也表猶標準也

再遷延熹四年拜尚書

令又出為河南尹轉司隸校尉時權貴子弟罷州

郡還入京師者每至界首輒改易輿服隱匿財寶

威行朝廷拜宗正三轉大司農時中常侍蘇康管

霸用事於內遂固天下良田美業山林湖澤民庶

窮困州郡累氣

累氣屏息也

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入

之桓帝大怒論祐輸左校後得赦出復歷三卿輒

以疾辭乞骸骨歸田里詔拜中散大夫遂杜門絕

迹每三公缺朝廷皆屬意於祐以譖毀不用延篤

貽之書曰昔太伯三讓人無德而稱焉

三讓解延見和紀

品沒入

陵高揖華夏仰風

揖讓也左傳吳王壽夢卒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弟季札札卒其室而耕乃舍之

子懷漢氏之可卷體舜子之如愚

漢瑗字伯玉舜子名俞並篤大夫論語孔

子曰君子哉漢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又曰舜武子邦無道則愚微妙玄通沖而不

盈

老子曰古之善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也又曰道沖而用之又不可盈

莫三光之明未暇

以天下為事何其劬與

莊子曰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

理之木暇

理天下也靈帝初陳蕃輔政以祐為河南尹及蕃

敗祐黜歸卒于家明年大誅黨人幸不及禍

魏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也

上虞縣故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有虞山在縣東

少為縣吏兄為鄉人所殺朗白日操刃報讎於縣

中遂亡命到陳國從博士卻仲信學春秋圖緯子

作春秋二篇

又二詁太學受五經京師長者李膺之徒

十二篇

又二詁太學受五經京師長者李膺之徒

子

爭從之初辟司徒府再遷彭城令時中官子弟為

國相多行非法朗與更相章奏幸臣忿疾欲中之

中樞會九具賊起乃共薦朗為九真都尉到官擢

中傷厲吏兵討破羣賊斬首二千級桓帝美其功徵拜

議郎頃之遷尚書屢陳便宜有所補益出為河內

太守政稱三河表尚書令陳蕃薦朗公忠亮直宜

在機密復徵為尚書會黨議免歸家朗性矜

嚴閉門整法度家人不見墮容後竇武等誅朗

以黨被急徵行至牛渚自殺

牛渚山名突出江中謂為牛渚所在今宣州當塗縣

牛渚山名突出江中謂為牛渚所在今宣州當塗縣

世著書數篇號魏子云

夏馥字子治陳留國人也少為書生言行質直同

縣高氏蔡氏並皆富室然以人畏而事之唯馥比門

不與交通比門猶並門也由是為豪姓所仇桓帝初舉直

言不就馥雖不交時官然以聲名為中官所憚遂

與范滂張儉等俱被誣昭謂下州郡捕為黨魁及

儉等亡命經歷之處皆被收考辭所連引布徧天

下馥乃頓足而歎曰嗟自己作空汗良善一人逃

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乃自剪須髮形入林慮山

中林慮今相州縣隱匿姓名為治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瘁

積二三年人無心者後馥弟靜乘車馬載縑帛追

之於涅陽市中涅陽屬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覺

而拜之馥避不與語靜追隨至客舍共宿夜中密

呼靜曰吾以守道疾惡故為權官所陷且念營苟

全以庇性命弟奈何載物相求是以禍見追也明

且別去黨禁未解而卒

宗慈字孝初南陽安眾人也安眾在今中陽縣西南舉

孝廉九辟公府有道徵不就後為脩武令時太守

出自權豪多取貨賂慈遂弃官去徵拜議郎未到

道疾卒南陽羣士皆重其義行

巴肅字恭祖敦海高城人也高城縣故城在今滄州鹽山縣南初察孝

廉歷慎令具丘長慎縣屬汝南郡具丘屬滄州皆以郡守非其

人辭病去辟公府稍遷拜議郎與竇武陳蕃等

謀誅閹官武等遇害肅亦坐黨禁錮中常侍曹

節後聞其謀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閣解

印綬與俱去肅曰為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

逃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害刺史

賈琮刊石立銘以記之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征羌解見來飲傳謝承書曰汝南細陽人也少

厲清節為州里所服舉孝廉光祿四行漢官儀曰光祿舉敦厚質

使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

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汙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

莫不厭塞眾議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為光祿勳

滂執公儀訶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弃官而去

也版笏郭林宗聞而讓蕃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

禮格之也格正也今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

議也蕃乃謝焉復為太尉黃瓊所辟後詔三府

掾屬舉評言漢官儀曰三公聽評言也頃者舉評言掾屬令

史都會殿上王者六言州郡行狀云何善者同聲稱之不善者默爾銜枚滂奏刺史二千石權

其辭則執  
而請見亦分  
不復懷恨投版  
亦元已過卒  
焉袖宜尔執

四十六  
后漢劉淑傳五十七  
十一  
大德九年補刊  
秋

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  
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為民害豈以

汗簡札哉間以會日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

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左傳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

去草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

吏不能詰滂觀時方艱知意不行因投劾去太守

宗資先聞其名請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

疾惡其有行違孝悌不軌仁義者皆埽迹斥逐不

與共朝顯薦異節抽拔幽陋滂外甥西平李

頌公族子孫而為鄉曲所弃中常侍唐衡以頌請

資資具用為吏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召資遷怒捶書

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朽裁音載

反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乃止郡中中人

以下莫不歸怨乃指滂之所用以為范黨後牢脩

誣言鉤黨也鉤引滂坐繫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

坐繫皆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

罪將理之於帝帝謂天也如其有罪祭之何益眾人由

此亦止獄吏將加掠考滂以同囚多嬰病乃請先

就格遂與同郡袁忠爭受楚毒桓帝使中常侍

王甫以次辨詰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三木項及

手足皆有械更以物蒙覆其頭也前書司馬遷曰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也餘人在前或對或

不滂忠於後越次而進王甫詰曰君為人臣不推

忠國而共造部黨自相襲舉評論朝廷虛構無

端諸所謀結並欲何為皆以情對不得隱飾滂對

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探湯喻去

疾也見論語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

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甫曰卿更相拔舉迭為唇

齒有不合者見則排斥其意如何滂乃慷慨仰天

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

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

齊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見史記首陽山在洛陽東北甫愍然為之改容乃得並

解桎梏鄭玄注周禮曰不在足曰桎在手曰梏滂後事釋南歸始發京師

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兩車也尚書曰戎車三百兩同

囚鄉人殷陶黃穆亦免俱歸並衛侍於滂應對賓

客滂顧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道還

鄉里初滂等繫獄尚書霍諝理之及得免到京

師往候諝而不為謝或有讓滂者對曰昔叔向嬰

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有謝恩之辭祁老有自伐

之色竟無所言左傳晉謝欒盈之黨殺叔向之弟羊舌虎

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千代宥之念一不免其身不亦惑乎宣子說而免之祁奚不見叔向而歸

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孔安 建寧二年遂大誅黨人詔

下急捕滂等督郵吳道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

而泣傳驛舍也 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令

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

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

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

以供養仲博滂 滂從龍舒君歸黃泉謝承書曰滂父顯故龍舒侯相

也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

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李膺杜密 既有

令名復求壽者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

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

則我不為惡行路間之莫不流涕時年三十三

論曰李膺振拔于險之中前書班固曰振拔 蘊義生

風以鼓動流俗周易曰鼓 激素行以恥威權立廉尚

以振貴執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槩波蕩而從之幽

深牢破室族而不顧至于子伏其死而母勸其義

壯矣哉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論語

尹勲字伯元河南鞏人也家世衣冠伯父睦為司

徒兄頌為太尉宗族多居貴位者而勲獨持清操

不以地勢尚人州郡連辟察孝廉三遷邯鄲令政



有異迹後舉高第五遷尚書令及桓帝誅大將軍  
梁冀勲參建大謀封都鄉侯遷汝南太守上書解  
釋范滂表忠等黨議禁錮尋徵拜將作大匠轉大  
司農坐賣武等事下獄自殺

蔡衍字孟喜汝南項人也

項今陳州項城縣也

少明經講授以

禮讓化鄉里鄉里有爭訟者輒詣衍決之其所平  
處皆曰無怨舉孝廉稍遷異州刺史中常侍具瑗  
託其弟恭舉茂上衍不受乃收齋書者案之又劾  
奏河間相曹鼎臧罪千萬鼎者中常侍騰之弟也  
騰使大將軍梁冀爲書請之衍不答鼎竟坐輸作

三十八

右漢列傳卷二十一

十一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左校乃徵衍拜議郎符節令梁冀聞衍賢請欲相  
見衍辭疾不往異恨之時南陽太守成瑨等以收  
糾官官考廷尉衍與議郎劉瑜表救之言甚切厲  
坐免官還家杜門不出靈帝即位徵拜議郎會  
病卒

羊陟字嗣祖太山梁父人也

梁父故城在今兗州泗水縣北

家世冠族

陟少清直有學行舉孝廉辟太尉李固府舉高  
第拜侍御史會固被誅陟以故吏禁錮歷年復舉  
高第再遷異州刺史奏案貪濁所在肅然又再遷  
虎賁中郎將城門校尉二遷尚書令時太尉張

司徒樊陵大鴻臚郭防太僕曹陵大司農馮方並  
與官豎相姻私公行化其賂並奏罷黜之不納以前  
太尉劉寵司隸校尉許冰幽州刺史楊熙涼州刺  
史劉恭益州刺史寵艾清亮在公薦舉升進帝嘉  
之拜陟河南尹計日受奉常食乾飯茹菜禁制豪  
右京師憚之會黨事起免官禁錮卒於家

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趙王張耳之後也

張耳大梁人也

高祖立為趙王父成江夏太守儉初舉茂才以刺史非其人

謝病不起延熹八年太守程超請為東部督郵時

中常侍侯覽家在防東

縣名屬山陽郡故城在今兗州金鄉縣南殘暴百姓

四十一

所為不軌儉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覽見逼絕

二十二

章表並不得通由是結仇鄉人朱並素性佞邪為

迪

儉所弃並懷怨恚遂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

為黨於是刊章討捕儉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  
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流轉東萊止李篤  
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  
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因起  
撫篤曰遽伯玉恥獨為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

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

明廷猶明府言不執儉得義之

也欽歎息而去篤因緣送儉出塞以故得免其所

經歷伏重誅者以千數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為之  
殘破中平元年黨事解乃還鄉里大將軍三公並  
辟又舉敦朴公車特徵起家拜少府皆不就獻帝  
初百姓飢荒而儉資計差温乃傾竭財產與邑里  
共之賴其存者以百數建安初徵為衛尉不得已  
而起儉見曹氏世德已萌乃闔門懸車不豫政事  
歲餘卒于許下年八十四

論曰昔魏齊違死虞卿解印違避也史記魏齊魏之諸公子也虞卿趙相也范雎

入秦為昭三相昭王乃遣趙王書曰魏齊范雎之仇也急持其頭夾趙王乃圍齊齊急亡見虞卿卿度趙王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齊往信陵君所信陵君初聞之疑後乃出迎齊聞信陵初疑遂自刎趙王待其頭遺秦也季布逃亡朱家甘

罪季布楚人為項羽將數窘漢王羽敗漢購求布千金敢言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脫布之魚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也買置田舍乃往洛陽見汝陰侯灌嬰說之曰季布何罪臣各為主用職耳汝陰侯言於高帝帝乃赦之拜郎中後為

河東守也而張儉見怒時王顛沛假命天下間其風者

莫不憐其壯志而爭為之主至乃捐城委爵破族

屠身蓋數十百所豈不賢哉然儉以區區一掌而

欲獨埋江河埋塞也前書班固曰何武王嘉區區以一簣障江河用沒其身然嬰疾甚之

亂多見其不知量也論語曰人而不仁疾之以甚亂也又曰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多見其不知量也

岑暉字公孝南陽棘陽人也棘音力父像為南郡太

守以貪叨誅死方言曰叨殘也暉年少未知名往候同郡宗

二掌而  
四埋江河  
公甚之也  
其不知量也

下父為南郡太  
卿敗同周宗慈  
唯非良家子  
下數日不肯見  
自處不可不  
於是矣

茲慈方以有道見徵賓客滿門以晁非良家子不  
肯見晁留門下數日晚乃引入慈與語大奇之遂  
將俱至洛陽因詣大學受業晁有高才郭林宗朱  
公叔等皆為友李膺王暢稱其有幹國器雖在閭  
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爾雅曰董  
皆正也太守弘農成瑨  
下車欲振威嚴聞晁高名請為功曹又以張牧為  
中賊曹吏瑨委心晁牧褻善糾違肅清朝府宛有  
富賈張汎者袒帝美人之外親善巧雕鏤玩好之  
物頗以賂遺中官以此並得顯位恃其伎巧用執  
縱橫晁與牧勸瑨收捕汎等既而遇赦晁竟誅之

三十八十五

右漢列傳卷五十一

三十四

紀

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於是中  
常侍侯覽使汎妻上書訟其寃帝大震怒徵瑨下  
獄死晁與牧亡匿齊魯之間會赦出後州郡察舉  
三府交辟並不就及李杜之誅因復逃竄終于江  
夏山中云

陳翔字子麟汝南邵陵人也祖父珍司隸校尉翔  
少知名善交結察孝廉太尉周景辟舉高第拜侍  
御史時正旦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較奏冀恃  
貴不敬請收案罪時人奇之遷定襄太守徵拜議  
郎遷揚州刺史與奏豫章太守王永奏事中官吳

郡太守徐參在職令具穢並徵詣廷尉參中常侍璜之弟也由此威名大振又徵拜議郎補御史中丞坐黨事考黃門北寺獄以無驗見原卒于家

孔昱字元世魯國魚台人也七世祖霸成帝時歷九

卿封襲成侯

臣取昌黎前書孔霸字次孺即安國孫世有尚書官帝時為太中大夫授太子經遷詹事高祖相元帝

即位霸以師賜爵關內侯號襲成君亮論曰烈君今范書及謝承書皆云成帝又言封侯蓋誤也詹事久相俱二千石故曰歷卿自

霸至昱爵位相係其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

人是少習家學

家學尚書

大將軍梁冀辟不應太尉舉

方正對策不合乃辭病去後遭黨事禁錮靈帝

即位公車徵拜議郎補洛陽令以師喪弃官卒於家

四四十五

有法列傳五十七

二十五

大德九年刊和

苑康字仲具勃海重合人也

重合縣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東

少受

業太學與郭林宗親善舉孝廉再遷潁陰令有能

迹遷太山太守郡內豪姓多不法康至奮威怒施

嚴令莫有干犯者先所請奪人田宅皆遽還之是

時山陽張儉殺常侍侯覽母案其宗黨賓客或有

逆匿太山界者康既常疾閹官因此皆窮相收掩

無得遺脫覽大怨之誣康與兗州刺史第五種及

都尉辜嘉詐上賊降徵康詣廷尉獄減死罪一等

徙日南潁陰人及太山羊陟等詣闕為訟乃原還

本郡卒於家

檀敷字文有山陽瑕丘人也

瑕丘今兗州縣

少為諸生家

貧負而志清不受鄉里施惠舉孝廉連辟公府皆不

就立精舍教授遠方至者嘗數百人桓帝時博士

徵不就靈帝即位太尉黃瓊舉方正對策合時宜

再遷議郎補蒙令

蒙縣屬梁國

以郡守非其人弃官去

家無產業子孫同衣而出年八十卒於家

謝承書曰敷子孫同

衣而行并日而食也

劉儒字叔林東郡陽平人也

陽平故城今魏州莘縣

郭林宗常

謂儒口訥心辯有珪璋之質

珪璋玉也半珪曰璋謝承書曰林宗歎儒有珪璋之

質終必為令德之士詩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

察孝廉舉高第三遷侍中桓

帝時數有災異下策博求直言儒上封事十條極

言得失辭甚忠切帝不能納出為任城相頃之徵

拜議郎會嘗具武事下獄自殺

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也少遊京師志節慷慨

與同郡荀爽齊名初仕州郡舉孝廉補新息長

今豫州縣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

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

發就發處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

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

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

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爲賈子生女名爲賈女延  
熹九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  
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  
洛陽說城門校尉雷武尚書霍萑謂武等訟之桓帝  
以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  
先是岑晊以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門不  
納時人望之也望怨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  
相視也左傳之文也公孝以要君致費自遺其咎吾以不能奮  
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以黨禁  
錮卒于家初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

四州

后漢列傳五十一

二十七

大德九年力

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

何顥字伯求南陽襄鄉人也

襄鄉故城在今隨州東陽縣東北也

少遊學

洛陽顥雖後進而郭林宗賈偉節等與之相好顯

名太學友人虞偉高有父讎未報而篤病將終顥

往候之偉高泣而訴顥感其義爲復讎以頤醢其

墓

醢祭醢也音竹歲反

及陳蕃李膺之敗顥以與蕃膺善遂爲

宦官所陷乃變名姓亡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

桀有聲荆豫之域袁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爲奔走

之友

詩大雅曰子曰有昏附子曰有先後子曰有奔走子曰有德侮毛萇注曰蒯德宣譽曰奔走

是時黨

事起天下多離其難顥常私入洛陽從紹計議其

窮困閉居者為求援救以濟其患有被掩捕者則  
廣設權計使得逃隱全免者甚眾及黨錮解顯辟  
司空府每三府會議莫不推顯之長累遷及董卓  
秉政逼顯以為長史託疾不就乃與司空荀爽司  
徒王允等共謀卓會爽薨顯以它事為卓所繫  
憂憤而卒初顯見曹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  
必此人也操以是嘉之嘗稱潁川荀彧王佐之器  
及或為尚書令遣人西迎叔父爽并致顯屍而葬  
之爽之家傍

贊曰謂以涇濁玉以礫貞物性既區嗜惡從形音礫

後漢傳五十七 二十八 至元元年補刊

歷說文曰礫小石也言謂以涇濁乃顯其清玉居礫心乃見其貞區  
猶別也嗜愛也從形濁形有善惡也以諭彼李膺等與官堅不同故  
相謂 藜藜無並銷長和傾藜藜草也左傳曰一董二藜十  
疾 徒恨芳膏煎灼燈明前書龔  
徒恨芳膏煎灼燈明  
以香自燒亦可以明白銷

後漢書列傳卷第五十七

後漢書列傳卷第五十七



列傳第五十八

范曄

後漢書六十八

唐章懷太子賢注

郭太

符融

許劭

郭太字林宗

范曄父名泰故改爲此  
太鄭公業之名亦同焉

太原界休人也

休

今汾州縣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

蒼頡篇曰廷直也說文廷

朝中也風俗通廷正也言縣廷  
郡廷朝廷皆取平均正直也

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

筲之役乎遂辭就成臯屈伯彦學三年業畢博通

墳籍善談論美言制乃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

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

石法事不卷五十一

一宋德九年刊

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

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司徒黃瓊辟太常

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

畫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

左傳晉女叔寬之詞支猶持也

遂並不

應性明知人好弊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舉

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

音丁念反周遷輿服雜事曰巾以葛爲之形如帕音口洽反本居時  
士野人所服魏武造怕其中乃廢今国子亭生服焉以白紗爲之日

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

別泰

傳曰泰名顯士爭  
歸之載刺常盈車

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

曰隱不違親

介推之類

貞不絕俗

柳下惠之類

天子不得臣諸

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後遭母憂

有至孝稱謝承書曰遭母憂歐血發病歷年乃瘳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為

危言禮記曰擬人必於其倫鄭玄注曰倫猶類也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覈猶實也

故官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

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闓得免焉遂閉門教授

弟子以千數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為

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歎曰人之云亡

邦國殄瘁詩大雅之詞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詩小雅也言不

知王業當何所歸明年春卒于家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

餘人皆來會葬謝承書曰泰以建寧二年正月卒自弘農函谷關以西河內陽陰以出二千里負爰荷

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比皆有慙德

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謝承書曰

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驗衆皆服之故適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大孝則師仇季智之陳國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初

太始至南州過表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曰不去或以問太

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注汗若干項之陂

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張故

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今錄其章章效於事

之篇末章章猶昭昭也左原者陳留人也為郡學生

犯法見斥林宗嘗遇諸路為設酒肴以慰之謂曰

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駟卒為

齊之忠臣魏之名賢

呂氏春秋曰顏涿聚梁父大盜也季於孔子左傳曰晉伐齊戰于黎丘齊師敗

績親禽顏庚杜預注曰黎丘濕也顏庚齊大夫顏涿聚也又曰晉荀孫伐鄭請救於齊齊師將與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

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汝恤也今君命汝以是邑也服車而朝無廢前勞呂氏春秋曰

段工木晉國之駟說文曰駟會也謂合兩家之賣買如今之度市也新序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間而軾之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

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節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

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也駟音子朗反 遽瑗顏回尚不能無過況其

餘乎 論語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問之曰夫子何至對曰慎勿

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絕

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以甚亂也 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

云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以甚是益使為亂也 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

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

眾人咸謝服焉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

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眾皆夷踞相對 夷平也說文曰

踞踞 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

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已設

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 草蔬也 林宗起

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孟敏字叔

達鉅鹿楊氏人也 十三州志曰楊氏縣在魏郡比也 客居太原荷甑墮

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甑以破矣視

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之遊學十年知名三

公俱辟並不屈云庾乘字世游潁川鄆陵人也少

給事縣廷為門士士即門卒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宮

遂為諸生備後能講論自以甲第每處下坐諸生

博士皆就讎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為貴後徵辟並

不起號曰徵君宋果字仲乙說承書乙作文扶風人也性輕

悍喜與人報讎為郡縣所疾林宗乃訓之義方

懼以禍敗果感悔叩頭謝負遂改節自勅後以烈

氣聞辟公府侍御史并州刺史所在能化賈淑字

子厚林宗鄉人也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里患

之謝承書曰淑為舅宋瑗報讎於縣中為吏所捕繫獄當死泰與語淑懇惻流涕泰詣縣令獲操陳其報怨蹈義之士被赦縣不

言乃得原林宗遭母憂淑來修弔既而鉅鹿孫威直

亦至威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進而

去林宗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

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互鄉鄉名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感孔子曰人潔已以進與其進不保其往

憂患者淑輒傾身營救為州閭所稱史叔賓者陳

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

得必失後果以論議阿枉敗名云黃允字子文濟

陰人也以雋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

言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衣

高基下  
得必失

中  
言乃得原  
子高

隗欲為從女求姻見允而歎曰得婿如是足矣允  
間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弃方與  
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  
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  
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時謝甄字子微汝  
南召陵人也與陳留邊讓並善談論俱有盛名每  
共候林宗未嘗不連日達夜林宗謂門人曰二子  
英才有餘而並不入道惜乎甄後不拘細行為時  
所毀讓以輕侮曹操操殺之王柔字叔優弟澤字  
季道林宗同郡晉陽縣人也兄弟總角共候林宗

大正十一年 後漢傳五十八

五元續至刊

以訪才行所且林宗曰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道當  
以經術通然違方改務亦不能至也後果如所言

柔為護匈奴中郎將澤為代郡太守又識張孝仲

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說文曰郵境上傳書舍也廣雅曰郵驛也置亦

驛也風俗通曰漢故郵為置置者度其遠近之間置之也召公子許偉康並出屠酤司

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長文韓文布

季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

季智郝禮具等六十人並以成名謝承書曰太原郭長信王長文長文弟子

師韓文布季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各靈舉子師仕至司徒季然北地太守其餘多典州郡者

論曰莊周有言人情險於山川以其動靜可識而

沈阻難徵徵明也沈深也故深厚之性詭於情貌詭違也則

哲之鑒惟帝所難帝謂堯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為難而林宗雅俗無

所失將其明性特有主乎然而遜言危行終身時

晦身通也恂恂善導使士慕成名雖墨孟之徒不能

絕也墨翟孟軻也絕過也

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也少為都宮吏恥之委

去續漢志曰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融取為其吏而去後游太學師事少府李

膺膺風性高簡每見融輒絕它賓客聽其言論融

幅巾奮袂談辭如雲幅巾者以一幅為之也袂古袖字如雲者奔踊而出也膺每捧

手歎息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服

因以介於李膺由是知名古曰相月必因紹介介因也言因此人以相接見也謝承書曰融見林宗便與之交又紹介於膺以為海之明珠未耀其光鳥之鳳皇羽儀未翔辟與林宗相見特以師友之禮遂擢名天下融之

也時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女並恃其才智炫曜上京卧託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

其聲名坐門問疾猶不得見謝承書曰文經子女雖名遠近聲價已定徵辟不就

瘡病京師不通賓客公燃將相大夫遺門生日暮問疾即吏公府椽屬雜坐其門不得見也三公所辟召

者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為與奪融察其非真

乃到太學并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桀自

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

譽違實特且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實

卷疾無所

破義空

實

徒稍省旬日之間慙歎逃去後果為輕溥子並以

罪廢棄融益以知名州郡禮請舉孝廉公府連辟

皆不應太守馮岱有名稱到官請融相見融一往

薦達郡士范冉韓卓孔佃等三人佃音胃謝承書曰馮岱字德山性抗慨有

文武異才既到官融往相見薦范冉為功曹韓卓為主簿孔佃為上計吏表山松書曰卓字子助臘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其心即

日免因辭病自絕會有黨事亦遭禁錮妻亡貧無

殯斂鄉人欲為具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弃

之中野易繫詞曰古之葬者厚衣以薪葬之中野唯妻子可以行志但即土

埋藏而已謝承書頴川張元祖志行士也來存融弔其妻亡知其如此謂言足下欲尚古道非不清妙且禮設棺槨

制杖章孔子曰吾從周便推所乘贏牛車命融以給殯融受而不辭也融同郡田盛字仲嚮

與郭林宗同好亦名知人優遊不仕並以壽終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輿音少峻名節好人

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於世魏志

曰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初舉孝廉大將軍辟不就魏國建為侍中故天下言拔士者咸

稱許郭初為郡功曹太守徐璆其劭之璆音求又巨秋反府

中間子將為吏吳不改操飾行同郡表紹公族豪

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

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劭嘗

到頴川多長者之遊唯不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還

葬鄉人必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

道廣則難  
舉性峻則

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

所裁量若此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為已目

藻為題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

已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劭

從祖劭劭子訓訓子相並為三公相以能誼事宦

官故自致台司封侯數遣請劭劭惡其薄行終不

候之劭邑人李達壯直有高氣劭初善之而後為

隙又與從兄靖不睦蜀志曰許靖字文休少與從弟劭俱知

為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叙以馬磨自給時議以此少之初劭與靖俱有高

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

俗有月旦評焉司空揚彪辟舉方正敦樸徵皆不

就或勸劭仕對曰方今小人道長王室將亂吾欲

避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廣陵徐州刺史陶謙

禮之甚厚劭不自安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

內非真正待吾雖厚其執必薄不如去之遂復投

揚州刺史劉繇於曲阿繇字其後陶謙果捕諸寓

士寓寄也及孫策平吳劭與繇南奔豫章而卒時年

四十六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

平輿故城今豫州汝陽縣

東比有二龍鄉月旦里

贊曰林宗懷寶識深甄藻甄明也藻明發周流永言

平輿有二龍



時道明發發夕至明也呂氏春秋曰孔子周流天下符融鑿其子將人倫守節  
好恥並亦逡巡逡巡自退不仕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五十八

六一八

後漢書列傳卷第五十八

後漢書列傳卷第五十八

列傳第五十九

范曄

後漢書六十九

唐章懷太子賢注

竇武

何進

竇武字游平扶風平陵人安豐戴侯融之玄孫也父奉定襄太守武少以經行著稱常教授於大澤中不交時事名顯關西延熹八年長女選入掖庭桓帝以爲貴人拜武侍中其冬貴人立爲皇后武遷越騎校尉封槐里侯五千戶明年冬拜城門校尉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是時羌蠻寇難歲儉民飢武得兩宮

三十一

唐書五十九

十一 本德九年

中

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載肴糧於路均施貧民兄子紹爲虎賁中郎將性疎簡奢侈武每數切厲相戒猶不覺悟乃上書求退紹位又自責不能訓導當先受罪由是紹更遵節大小莫敢違犯特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爲黨事考逮永康元年上疏諫曰臣聞明主不諱譏刺之言以探幽暗之實忠臣不恤諫爭之患以暢萬端之事是以君臣並熙名奮百世盛臣幸得遭盛明之世逢文武之化豈敢懷祿逃罪不竭其誠陛下初從藩國爰登聖祚天下逸豫謂當中興自即位以來未

聞善政梁孫冠鄧雖或誅滅梁孫冠鄧而常侍

黃門續為禍虐欺罔陛下競行譎詐自造制度妄

爵非入朝政日衰姦臣日彊伏尋西京放恣王氏

佞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覆車

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二世即胡亥趙高之變不

朝則夕趙高使女嫪毐樂近者姦臣牢脩造設黨議遂

收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

尉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効

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禹

伊呂之佐而虛為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

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時謂即以厭

人鬼喁喁之心臣聞古之明君必須賢佐以成政

道今臺閣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

荀緄音古本反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

之良佐尚書郎張陵媯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

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

委任近習專樹號食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

貶黜案罪糾罰抑奪官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

罔之罪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

所寶愛天官善是授如此各徵可消天應可待

間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嘉士

猶善人也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為瑞無德為災陛下所

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因以病上還城門校

尉槐里侯印授上首時帝不許有詔原李膺杜密等

自黃門北寺若盧都內諸獄繫囚罪輕者皆出之

都內主藏官名前書有其冬帝崩無嗣武召侍御史河

間劉儵參問其國中王子侯之賢者儵稱解續亭

侯宏武入白太后遂留立之是為靈帝拜武為大

將軍常居禁中帝既立論定策功更封武為聞喜

侯子機涇陽侯拜侍中兄子紹鄴侯遷步兵校尉

紹弟靖西鄉侯為侍中監羽林左騎武既輔朝政

常有誅翦官官之意太傅陳蕃亦素有謀時共會

朝堂蕃私謂武曰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

操弄國權濁亂海內百姓凶凶歸咎於此今不誅

節等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

武於是引同志尹勳為尚書令劉瑜為侍中馮述

為屯騎校尉又徵天下名士廢黜者前司隸李膺

宗正劉猛太僕杜密盧江太守朱寓等列於朝廷

請前越雋太守荀翌為從事中郎辟潁川陳寔為

屬共定計策於是天下雄俊知其風旨莫不延頸

企踵思奮其智力

續漢志曰桓帝初京都童謠曰游平賣印自有印不避賢豪及大姓案武字游

平與陳蕃合策戮力唯德是建咸得其人豪賢大姓皆絕望矣

會五月日食蕃復說武

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

元帝時奄人石顯為中書令譖御史大夫蕭望之令自殺也

近者李杜諸公禍及妻子況今石顯數十輩乎蕃

以八十之年欲為將軍除害今可且因日食斥罷

官官以塞天變又趙夫人及女尚書且夕亂太后

女尚書內官也夫人即趙曉

急宜退絕惟將軍慮焉武乃白太后

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戶主近署

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而任權重子弟布列專為

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

后曰漢來故事世有但當誅其有罪豈可盡廢邪

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白誅霸

及中常侍薛康等竟死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

允豫未忍

允音淫允豫不定也故事又不發至八月太白出西

方劉瑜素善天官惡之上書皇太后曰太白犯房

左驂上將星入太微其占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

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番書以星辰錯繆不

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武番得書將發於是以朱寓

為司隸校尉劉祐為河南尹虞祁為洛陽令武乃

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水代之使冰

奏素狡猾尤無狀者長樂尚書鄭颺音立送北寺獄

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為武不從令

冰與尹勳侍御史祝璿雜考颺辭連及曹節王甫

勳冰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時武出宿歸府典

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奏罵

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

滅因大呼曰陳蕃嘗武奏白太后廢帝為大逆乃

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史共普張亮等十

七人唾血共盟誅武等曹節聞之驚起白帝曰外

間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令帝拔劍踊躍使乳母

趙嬈等擁衛左右取棨信閉諸禁門棨有衣戟也漢官儀曰凡居宮

使作詔板拜王甫為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尹

勳山冰冰疑不受詔甫格殺之遂害勳出鄭颺還

共劫太后奪爾書令中謁者守南宮閉門絕複道

復音福使鄭颺等持節及侍御史謁者捕收武等武

不受詔馳入步兵營與紹共射殺使者召會北軍

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黃門常侍反

盡力者封侯重賞詔以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加

節與護匈奴中郎將張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

節與護匈奴中郎將張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

四二八 漢書卷五十一 九卷

五 天德九生刀

中皆施籍於掖門案姓名當入者本官為封棨傳審印信然後受之

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

王甫將虎賁羽林殿驍那候劔戟士合千餘人出  
屯朱雀掖門與武等合明旦悉軍闕下與武對陳  
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  
當宿衛官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府素畏  
服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略  
盡武紹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梟首洛陽都亭

志曰桓帝末小師童謡曰世不用一

復嚼今平尚可後年碎案易曰覆

時中常侍管霸等憎疾海內委

多也中有井者言雖厄窮不失

也嚼飲酒相強之餅也言不血

但禁錮也後年穰者陳蕃當武

猶惡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出廣雅曰木藜生曰榛徑至喪所以頭擊柝涕血皆流俯仰結

屈結音丘音反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時人知為實氏之

祥祥吉凶之先見者尚書曰棗有祥騰字子升初桓帝巡狩南陽以

騰為護駕從事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求費役不

可勝極騰上言天子無外乘輿所幸即為京師臣

請以荊州刺史比司隸校尉南陽屬荊州故請臣自同

都官從事帝從之漢官儀曰都官從事主洛陽百官朝會與三府掾同也自是肅然

莫敢妄有干欲騰以此顯名黨錮解官至尚書張

敞者太尉溫之弟也漢官儀曰溫字伯慎穰人也封立鄉侯太史奏言有大臣誅死董卓取溫管殺

於市以獸之

四〇五十一 後漢書卷五十九 大德七年 德心

何進字遂高南陽宛人也異母女弟選入掖庭為

貴人有寵於靈帝拜進郎中再遷虎賁中郎將出

為潁川太守光和二年貴人立為皇后徵進入拜

侍中將作大匠河南尹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

起以進為大將軍率左右羽林五營士屯都亭修

理器械以鎮京師張角別黨馬元義謀起洛陽進

發其姦以功封慎侯慎縣屬汝南郡四年滎陽賊數千人羣

起攻燒郡縣殺中牟縣令詔使進弟河南尹苗出

擊之苗攻破羣賊平定而還詔遣使者迎於成

臯拜苗為車騎將軍封濟陽侯五年天下滋亂



望氣者以為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大將軍司馬許涼假司馬伍宏說進曰太公六韜有天子將

兵事

太公六韜篇第一 霸術文論第二 武論第三 龍韜四 將軍虎韜 第五 豹韜 第六 犬韜 司馬龍韜云

武王曰吾欲令三軍之思親其將如父可以威厭四方進以

為然入言之於帝於是乃詔進大發四方兵講武

於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

丈壇東北為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兵

騎士數萬人結營為陳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

下進駐小華蓋下禮畢帝躬擐甲介馬擐音官擐貫也介亦甲也

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遠詔使進悉領兵屯於

四四一六 右軍校尉趙融為助

觀下是時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為上軍

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屯騎都尉鮑

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為助

軍校尉淳于瓊為佐軍校尉又有左右校尉帝以

蹇碩壯健而有武略特親任之以為元帥督司隸

校尉以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碩雖擅兵於中

而猶畏已心於進乃與諸常侍共說帝遣進西擊邊

章韓遂帝從之賜兵車百乘虎背鞍鉞進陰知其

謀乃上遣袁紹東擊床亮二州兵須紹還即戎事

以稽行期初何皇后生皇子辯王貴人生皇子協

君平臣請立太子帝以辭輕佻無威儀不可為人主

字書曰然皇后有寵且世又居重權故久不決六年

帝疾篤屬協於蹇碩碩既受遺詔且素輕忌於進

兄弟及帝崩碩時在山欲先誅進而立協及進從

外入碩司馬潘隱與進早舊迎而目之進驚馳從

僂道歸營引兵入屯百郡邸廣雅曰僂疾也音仕鑿反因稱疾不

入碩謀不行皇子辯乃即位何太后臨朝進與太

傅表隗輔政錄尚書事進素知中官天下所疾兼

忿蹇碩圖已及秉朝政陰規誅之袁紹亦素有謀

因進親客張津勸之曰黃門常侍權重日久又與

四一 后漢書卷之九十九 九

長樂太后專通女姦靈帝母董太將軍宜更清選賢

良救世齊天下為國家除患進然其言又以袁氏累

世寵貴海內所歸袁安為司徒司空孫湯為司徒太尉湯子

而紹素善養士能得豪傑用其從弟虎書中郎將

術亦尚氣俠故並厚待之因復博徵智謀之士龐

紀何顛荀攸等與同腹心蹇碩疑不自安與中常

侍趙忠等書曰大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

黨人謀誅先帝左右掃滅我曹但以碩典禁兵故

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閣急捕誅之中常侍郭勝進

同郡人也太后及進之貴幸勝有力焉故勝親信

何氏遂止通中書等議不從碩計而以其書示進進

心使黃門公收碩詩之囚頌其屯兵索紹復說進

曰前實武欲誅內寵而反為所害者以其言語隔

泄而五然官百官服畏中人之故也今將軍既有元舅

之重而兄弟竝領勁兵部曲將吏皆其後名一樂

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養之時也將軍宜一為天

下除患各垂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申伯周甲  
申文也詩

六通曰唯申及  
甫並周之翰今大行在前殿人主未明未有謚故稱大行也前  
書音義曰大行者不反之辭也

將三且受詔領禁兵不宜輕出入宮省進甘其然之

乃病疾不入陪喪又不送山陵遂與紹定策襲而

以其計曰太后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亡

及以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奔天下我奈

何遂之楚與士人對共事乎楚詞曰楚楚解明能  
也詩曰女喪楚楚進誓違

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紹以為中官親近至尊

出入號令今不悉廢後必為患而太后母無陽君

不苗數受諸官官賂遺知進欲誅之數曰太后為

其障蔽又言大將軍專殺左右擅權以弱社稷太

后疑以為然中官在省闈者或數十年封侯典寵  
腰佩內外進新當重任素敬憚之雖外收大名而  
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為畫策多召四方

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

之主簿陳琳入諫曰易稱即鹿無虞易屯卦六二爻辭也虞掌山澤之官

即鹿猶從禽也請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

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

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

耳夫違經合道天人所順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

助大兵聚會彊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

前書持柄上書曰到功必不成抵為亂階進不聽遂西

召前將軍董卓屯關中上林苑又使府掾太山王

匡東發其部強弩并召京郡太守橋瑁屯城阜使

武猛都尉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武猛都尉百武猛而勇猛者取其名因以

名官皆以誅官官為言太后猶不從苗讓進曰始

共從南陽來俱以負賊依省內以致貴高國家之

事亦何容易覆水不可收且深思之且與省內和

也進意更狐疑紹懼進變計乃脅之曰交構已成

形勢已露事留變生將軍海散何待而不早決之

乎進於是以前為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出從事

中郎王允為河南尹紹復洛陽方略武安司察官

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

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唯留進素所私

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皆誦進謝罪唯所措  
置進謂曰天下匆匆正患諸君耳今董卓至諸  
君何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至于再  
三進不許紹又為書告諸州郡詐宣進意使捕案  
中官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  
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  
新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惟思念也今當遠離宮殿  
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  
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  
太后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進入長樂白太

四十一

後漢書卷之五十九

高

后請盡誅諸常侍以下選三署郎入守官官廬諸

官官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欵入

省欵音許物反此意何為實民事音復起邪又張讓等使

人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常侍段珪畢嵐等數十人

持兵竊自側閤入伏省中及進出因詐以太后詔

召進入坐省閣讓等詐進曰天下憤憤亦非獨我

曹罪也說文曰憤憤亂也先帝嘗與太后不悅幾至成敗陳留

王協母王美八何后鳩殺之帝怒欲廢后宦官固請得止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

萬為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

曹種族不亦大甚乎卿言省內穢濁公卿以下忠

清者為誰於是尚方監渠穆拔劍斬進於嘉德殿  
前讓珪等為詔以故太尉樊陵為司隸校尉少府  
許相為河南尹尚書得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  
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尚書曰何進謀反已伏  
誅矣進部曲將吳匡張璋素所親幸在外聞進被  
害欲將兵入宮宮閣閉袁術與匡共斫攻之中黃  
門持兵守閣會日暮術因燒南宮九龍門及東西  
宮欲以脅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  
燒宮攻尚書闥因將太后天子及陳留王又劫省  
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複音福尚書盧植執戈於閣  
道窻下仰數段珪段珪等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  
得免袁紹與叔父隗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苗紹  
乃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素  
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官官同謀乃令軍  
中曰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士吏能為報讎乎進  
素有仁恩士卒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董  
卓弟本車都尉曼攻殺苗弃其屍於苑中紹遂閉  
北宮門勒兵捕官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須而  
誤死者至自發露然後得免者二千餘人紹因進  
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亦自內張讓段珪等困迫

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奔小平津

洛城北當中門也公卿並出平樂觀無得從者唯尚書盧植

夜馳河上王允遣河南中部掾閔貢隨植後貢至

手劔斬數人餘皆投河而死明日公卿百官乃奉

迎天子還宮以貢為郎中封都亭侯董卓早遂廢帝

又迫殺太后殺舞陽君何氏遂亡而漢室亦自此

敗亂

論曰竇武何進藉元舅之資據輔政之權內倚太

后臨朝之威外迎羣英乘風之執卒而事敗閹豎

身死功積為世所悲豈智不足而權有餘乎

言智非不足權亦有餘蓋天敗也傳曰天之廢商久矣君將興之斯宋襄公

所以敗於泓也

左傳曰魯將戰子魚諫曰天之棄宋公將敗之不可宋公不從遂與楚戰大敗於泓也

贊曰武生蛇祥進自辱幸

進本辱家子也惟女惟弟來儀

紫房上僭下璧人靈舞怒將糾邪慝以合人願道

之屈矣代離凶困

代更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五十九





